



蔡台客 彥火

不是「香港人的銀行」

最近我有一張滙豐銀行的信用卡被銀行取消資格，本來以為是個人的事項，後來知道並不止是本人一個人的遭遇，也有文友遇到同樣待遇，因此想為眾多苦主討回一個公道。

本人的滙豐信用卡被取消並沒有收到銀行任何通知，其過程有點匪夷所思——

最近本來想以這張信用卡購買指定優惠的物品，結果收銀員說這張信用卡已無效。我仔細端詳這張信用卡的正面，有效期是2026年，我初則以為這家公司的收銀機出現故障，後來再試其他公司，答案竟是一樣。我大為納罕，後來致電信用卡中心，中心人員查核了半天，說是之前寄過一張信用卡年費單據，說我沒有回覆。

我印象中並沒有收到年費通知。後來我怕因忙中有亂，也許出差原因漏看單據也不一定，所以再致電信用卡中心，說明原因，希望對方重發通知書。卡中心的另一職員態度尚好，他表示中間發生的原因要待他查核一下，如果沒有什麼問題，信用卡便可以恢復使用，他答應3天後逕用電話答覆我的結果。

3天後我沒有收到任何通知的電話，再致電卡中心，接聽電話的是一位女士，她答應查核，結果等了多時，她答覆道，我的信用卡被取消了，我問她取消的理由是什麼，她表示不知道。我的信用卡是用自動轉賬，照

理就算要交會費也會通過自動轉賬。我也擁有其他銀行信用卡，從未發生同類事件。

我當初「被申請」滙豐銀行的信用卡也有一段莫名其妙的經歷。大抵十多年前，我的公司在杏花邨滙豐銀行分行支付薪酬。銀行分行經理主動提議我申請信用卡，她很懇懇，還替我填寫資料。

過了一段日子，我收到滙豐銀行的通知，說我申請信用卡的資格被取消。我當時為之悻悻不平，找到分行經理理論，她一再致歉，說箇中很有可能誤會，她答應為我去查核。結果不久，我收到滙豐銀行信用卡。

不愉快經歷多年後，我已逐漸淡忘了。這次被無理取消信用卡資格，令我憶起前塵往事，覺得這家自稱為「香港人的銀行」對香港客戶服務十分不地道。相對其他銀行，她是第一家要求香港客戶存摺不得少於5,000元，否則要額外收手續費，也是第一家銀行帶頭加業主貸款利息。香港是這家銀行主要業務收益的地區，也是在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外資銀行，她多年的廣告術語都用了「香港人的銀行」。

單是從以上小小的例子，試問這家銀行有哪一方面是服務香港客戶、為香港客戶着想的銀行，其服務質素比起其他的銀行可謂江河日下。

我想說的是，這家銀行決不是「香港人的銀行」，因為她的信譽在香港客戶心目中已破產了。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為他們做些什麼？

無核黃皮世間少有，只有在廣東鬱南縣才出產得到，詠藜園的楊太一下子把這一季的產品買下來，她要用這種黃皮製造1,000個月餅義賣。楊太做事非常認真投入，每想到一樣東西，她便千方百計去鑽研，千方百計的做成果。這健康又十分甘香美味的黃皮月餅，真是不能不試的！

今次的慈善月餅為榕光社和再生會義賣籌款，大家談到慈善，先聽楊太介紹榕光社，這機構集中為老人服務，我也在陳德森導演安排下，為榕光社出少少綿力，而陳導演這些年為該社投下很多精神精力。其中聽他們的介紹，知道當中心一項善舉是買紙棺木，特別是疫情期間為病逝的人殯葬，他們完全沒有任何頭緒，最後決定用紙製棺材，是既環保又省錢！

還有一個非常之難得的善舉，是為孤獨逝者把他們的骨灰送回他們回老家處理。這是一項不簡單的任務，此舉意義極之重大，又難得榕光社的負責人員肯一力擔下這件事。親自捧着老人的骨灰坐車坐船送他們到最後的歸宿安放！

做慈善活動說也容易，但擔起來便會遇到一個又一個難題，他們必須迎難而上，與一個又一個

的困難打交道，親身上陣便會有好深的感受，肯去感受迎難而上，像詠藜園的楊太、像榕光社的霞姐和陳德森導演、像再生會的鍾大姐，他們都是無私的奉獻！

我身邊有的是這些人，他們做了什麼幫助他人的事，是絕口不舉聲譽，我有位富貴叔特別與眾不同，他時髦趕潮流，生活方式非常自在舒服，不爭不出風頭，時常去老人院探訪，經常和老人聊天，聽他們講往事，講仔女、講老伴，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關心他們！富貴叔叔把老人的故事都錄下來，老人百年之後，他把他們的錄音交給子女，希望他們銘記父母的心裏滿載回憶的愛！



楊太（後右）人緣好，得到不少團中朋友支持。作者供圖

石門的活力

家居鄰近石門，不少人均應有留意，自從石門附近的屋邨及商廈成形後，此已成為沙田區的一個重要生活商區。事實上，京瑞兩個廣場最成功的地方，是保留大量商舖給不同類型的小商戶，容許大家有追夢的可能。我認為此乃成功的關鍵所在，令到人流暢旺，各商戶又可以互補不足。

其實只要稍作比對，就可明確知悉分別，以附近第一城的商場為例，置富不斷引入各式食肆，但只要上網一查，就知道絕大部分屬於同一集團，只不過用不同名稱經營。此所以諷刺的是，即便你進入不同食肆吃早餐，不難發現設定及貨色是一樣的，令人倒足胃口。

反過來而言，石門卻每個月均有新店出現——它同樣是一個殺戮戰場，事實上早已有不少商舖繳羽而歸，但有人辭官歸故里，同樣不斷有人漏夜趕科場。一雞死，一雞鳴正好說明市場的活力

所在——而非如大商場的連鎖集團壟斷風氣，即使半死不活門可羅雀同樣燈火通明，逆向而行的最大受害者，一定就是身處其地的住客/消費者。

與此同時，石門也因為空間大，可能性高，於是也出現不少有機變化。因為大量為孩子提供不同興趣課程的店舖聚合，於是石門也成為了沙田的按摩基地，由中式到泰式乃至美容按摩等，完全是一間接一間不停地啟業。父母在等候子女的過程中，按摩店自然成為安身立命之所。此外，因為商廈空間選擇多，自然可以容許新嘗試——樓上的Barber shop，甚至可以讓你在型格十足的場所，乾一杯才慢慢打理髮飾。理想的平衡空間，理應如此。

唯有美中不足的，是整體規劃上忽略了泊車的問題——車位嚴重不足，令到石門成了沙田的連泊黑點。又或是從來沒有想起石門的人氣可以去到車水馬龍的水平？



姚珏 姚珏

慈善快樂與普惠社群

上周，我帶領「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」的基層孩子學員和香港樂樂團的青年藝術家，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舉辦的第三屆香港國際慈善論壇開幕式，進行了一場特別的表演。音樂能量計劃是香港賽馬會已經支持我們8年的慈善公益計劃，我們的基層孩子已經成長起來，他們的表現讓我和所有觀眾感到驚艷。我記得大約6年前，我曾經帶領他們為賽馬會第一屆慈善論壇表演，時隔多年，這次的演出有更多的創新和意義。

首先是這次的演出，基層孩子和青年藝術家的人數達到60多人，需要分開在香港故宮和M4博物館兩個不同的地方同步進行，技術上這是非常困難的，因為信號有延時，而且參演的人數多，需要配合好談何容易。我們準備這個演出也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時間，包括重新編曲、解決技術問題等，在香港之前還沒有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，但我們大膽去試了，獲得了突破。延時的問題最終依靠大家的耳朵聽力，以及默契磨合，順利過關。我們希望通過兩地合奏的形式，給參加論壇的全球嘉賓嶄新的感受，同時傳達科技與文化相互賦能，活化傳統的力量。

第二點就是孩子們的成長為我帶來的驚喜和驕傲。他們在一個月的時間裏要把譜子都背出來，故宮演出時，除了特首曾經探訪的李同學還在舞台上表演，還有不少孩子需要在台下觀眾中一起演奏，這也考驗他們的心理和演奏的穩定性。演奏的曲子也有難度，我們演奏了《我的太陽》，因為在孩子們的心中，長期的慈善關愛和音樂能量帶來的

快樂，就是充滿光明和希望的太陽。另一首馬會主題曲《威風凜凜》序曲，則創作於1829年，是古典音樂的代表作，對孩子們來說技術上也相當考驗。但是孩子們表演得非常出色，我感到非常驕傲。孩子們在演出之後，也感到非常快樂，他們聽到了觀眾的熱情掌聲，感受到了成就感、成功感，感受到音樂給觀眾帶去的幸福感、激動感、認同感。

8年裏面我真正看到很多孩子的進步，他們的自信，他們的理想，他們家長的改變。我感受到音樂真的可以醫治心靈，給孩子們帶來更多的機會。最重要是他們也懂得了感恩，懂得了要貢獻，回饋社會，回饋幫助他們的人。所以要感謝慈善為所有人帶來的快樂，通過普惠社群，幫助更多的孩子，改變他們的人生，也是創造未來更美好的社會。

這次香港國際慈善論壇主題就是「攜手公益，普惠社群」，希望通過公益慈善的力量推動變革和造福社群。我覺得從我們「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」的經驗中更能體會到慈善的快樂，不僅僅受助者獲得快樂、信心和力量，助人者也會體會到幸福、充實和滿足，就像我曾經的專欄寫過「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」，我們的孩子們在成長中也體會到這個道理。普惠社群同樣也是公益慈善能夠擴大力量、推動變革的關鍵。

其實慈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已有的，也始終帶有「普惠」的基因。孔子說「仁者愛人」，孟子說人性本善，道教和佛教中都有慈悲為懷，普度眾生的智慧。當然，做公益慈善並不需要浮世虛名，而是實實在在從身邊做起，長期堅持，用平常心處之，才能如蘇東坡所說「人生有味是清歡」，我心自在。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甜蜜的壓力

前陣子香港演藝界及幕後製作人員指，香港製作的影片在內地的票房成績「不太理想」，這消息孰真孰假！？娛圈中人都表示關注，原因很簡單，若市場「不景氣」，直接會影響他們的生計。

「香港娛樂圈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確曾叱咤一時，但隨着時代變遷，很多國家的文明開放步伐正加速向前，港娛的『光環』亦漸褪色；以中國為例，過去香港攝製的影片、電視劇集、電視綜藝節目等等，以前在內地觀眾來說是罕有的，然而現今內地的娛樂作品或產品，早已超越香港！內地娛樂圈更是香港演藝界（包括東南亞）一個能讓他（她）延續演藝生涯的大市場，既然多了選擇，以前的『矜貴』就不再是『罕見』了，加上互聯網絡科技發達，只要上網什麼都能搜尋到，不一定要去戲院才能看到電影，影片的票房收益受影響乃意料中事。」

港娛中人亦指出：「香港娛樂圈不論是台前（演藝人）抑或幕後製作人員也好，幾年前已出現『青黃不接』的情況，要捧紅一個演藝人是需要多麼的龐大財力人力，這些資源更要講求『天時地利人和』，缺一不可！是『鐵板釘釘』的現實世界；而且過去在觀眾眼裏心中的『男神女神』演藝界亦年歲漸長步入中年，顏值自然不及『當年勇』，兼且港產片的男主角們，看來看去也是他們幾位，有內地觀眾也表示過『看厭』了！以前的片種風格，故事題材『百花齊放』已不復見，吸引觀眾買票入場睇戲，真是不容易！事實上社會出現的種種情況（包括政治理念思維、歧視）和市場經濟不穩定等因素衝擊下，投資者不是抱『靜觀其變』心態，就是考慮到利潤收益問題……以前有人經常說若要某人『破產』，最好是說服對方投資拍電影，投資經營電視台、電台，因為『燒錢燒得快！』

另一位資深燈籠師傅也感慨的說：「不單止台前演藝人難尋，幕後製作的接班人選同樣有青黃不接的時候！年輕的接班人腦海經常有『自我』的一套，大多數是缺乏前輩們以往的刻苦耐勞精神，講求的是努力付出必須要與薪酬相等，其實這要求是合理的，但他們卻沒有耐性學好『基本功』，我帶的學生（徒弟）特別挑選一位內地的、一位香港的，因為不同的文化可以融合，而且為了教他們，我特別自製了課程，自己同時亦能『溫故知新』，雖然我有一定的精神壓力，不過這種壓力我覺得是一種甜蜜！若日後他們在這工作事業上有成就，做師傅的也與有榮焉！只有『無料到』的人才擔心『教識徒弟無師父』。新舊交替是『自然定律』，而新舊技術融合是工作進步的元素。」

瞬間



袁星

下班時，休班在家的妻子打來電話，讓我順便給他取個快遞。掛了電話，手機因沒電關機。我去妻子的科室，找她科室的充電器充電。取快遞時看取貨碼，手機沒電沒法看。

收款室外有四五個人在排隊，周哥的媳婦值班。內三科的張偉艷大夫也在。有入院出院病人時，臨床科室的大夫護士到收款室溝通正常，我也沒多想。雖然下班了，醫務人員加班很正常。收款室外，交費的人來來去去。找出充電器，我開始給手機充電。小張像是有事，靜靜地等在一旁。輪到一位七八十歲的老爺爺交款時，小張問費用是多少，如果費用高她給付200元。我愣了愣神，瞥見小張手裏攥着的200元現金，沒明白其中意思，於是開口問道：「是你什麼人？」我以為那個老頭是他親人或親戚。小張說：「他得了潰瘍性結腸炎，消化道出血，一直便血。在俺科裏治療一周了，沒有明顯好轉的跡象。家裏人又都不來，我怕出事，跟他說了好幾次了，他才答應轉院。」「他孫子把他送來後一直沒再來，也沒人來交錢。我想着要是花的錢多，就替他付上200塊錢。」

那位老大爺總共花了三四百元，扣除押金並不多，他自己的錢足夠了。從小張的言談中獲知老頭只是他們科一個普通病號，彼此並不認識。她之所以想給老頭墊付200元，是覺得他沒人照顧，沒人給錢，怕因缺錢耽誤了，心生憐惜。「就是個普通的潰瘍性腸炎，不是不能治了，但一直出血回家等着肯定不行。也總不能就這麼回家等着（死）吧！」小張補充說。

張偉艷是前兩年才考到我們醫院的，之前在白彥醫院工作過。我認識她，雖算不得太熟悉，但知道她在科內任勞任怨，表現挺不錯。單位裏，表現好的人，太多了。只不過，這件事突然被我撞見了，對她的好感，瞬間提升一個大層次。在平凡的崗位上，在沒幾個人知曉的情況下，拿自己的錢，給陌生患者墊付醫藥

費，這份心，足以令人感動。小張對那個老大爺說：「十塊二十的零頭，不要了。你這兩天快去縣醫院看看吧！」醫藥費是一視同仁的，不可能誰想免給誰免就能免，小張說的「零頭不要了」，是他幫老人在院外藥店買藥的錢。表現不錯的醫護人員，一抓一大把，醫院真不缺。可像小張這樣，悄悄給患者墊付醫藥費的，卻也少見。畢竟，人人都有家庭、父母、孩子，就算幫幫，本就不多的工資，實幫不了太多人。小張在這種情況下，還肯默默幫助個別患者，根本沒圖啥回報，真是把患者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了。這比某些整日喊口號控空心思搞宣傳包裝的人，不知強出多少倍。小張的付出，是不聲不響的，若非偶遇，誰會知道呢！

在有的基層單位，領導至上的思想頑固。有些領導為了樹立威信，動輒強調「地球離了誰都照樣轉」，各種榮譽都往身上攬。而那些真正幹活的，統統靠邊站。誰不服氣，誰有異議，可以，各種小鞋慢慢穿。前幾天看了個視頻，說得實在。視頻中說：現在臨時工真是無所不能啊！驅趕商販的是臨時工，智慧交通的是臨時工，車輛檢測的還是臨時工，大街上掃地的還是臨時工，社區服務是臨時工，修剪樹木的還是臨時工，停車場收費的是臨時工，服務大廳也是臨時工，醫院幹雜活的是臨時工，加油站點還是臨時工，市民中心是臨時工，高速收費的還是臨時工，熱線接線的更是臨時工。線下你發現，都是臨時工，出了問題被問責的全都是臨時工。那我就奇了怪了，勞動節表彰大會上是正式工啊，模範代表是正式工，各大活動上台領獎的時候，都是正式工。我還關注了近期關於高考和人才培養的一系列分析文章，對那些出國留學後加入外國國籍在外國工作生活的，大多被冠以不愛國的名頭。那些人的確該批評，可是內地高層，尤其分管人事的高層，是否也該學學「批評與自我批評」，考慮考慮原因。

可能會有人質疑，哪個領導不希望單位發展

得愈來愈好？發展不好，對其本人有點兒好處麼？這一點，我不多辯駁。特別是事業單位，還有一些國企，領導幾年一換，單位發展再怎麼好再怎麼差，恐怕並不會是其最關注的。所以，人才不人才的，也不會太關注。只要不站隊自己，只要不聽自己的話，想打壓就打壓。單位發展得好不好，為了不垮掉，幾年之後自己一走，便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這幾年新進的醫護人員中，還有一個郭政，我印象深刻。他是麻醉專業的，到單位沒多久，就能獨當一面了。那次，我父親去內三科做胃腸鏡，頭一次見他，還以為是上級醫院來幫忙的呢！他的各項操作，規範嫺熟，游刃有餘。不久後的一次飯局上，我才對其有了進一步了解。他之前幾年一直在市級醫院工作，去他們科跟着進修學習的，很多都是縣級醫院麻醉科主任或專家。一些原本在鄉鎮醫院十分棘手或不敢接手的麻醉手術，對他而言，都是司空見慣了的，甚至根本不值一提。

在基層工作這麼多年，摸爬滾打，經歷、見識的事，或大或小，多了去了。有些入科搞調研的，只要不是直屬上級單位的人，去哪裏，得聽單位安排，沒得選。而調研數據，是否準確無誤，也難以審查。各種檢查，也差不多。不管用什麼辦法，盡量按照上級的檢查標準準備，把最符合標準的一面展示在檢查人面前，至於平時是個什麼樣子，沒有人天天下來追究，就無所謂。想什麼工作都做到位，就抓單位一把手就行，且終生採取終生追查制度。原本可以幹好的，有的單位就是幹不好，那就「能者上庸者下」。原本想憑借僥倖違法亂紀的部分人，在終生追查制的「大棒」下，該收斂的自會收斂。

當然了，像張偉艷和郭政這樣的，我們單位的新人中可能還有，只是我沒遇到。芸芸眾生中，每個人都有其自身價值。張偉艷的舉動讓我瞬間感動，也由衷敬佩。郭政的技術，也着實值得很多人學習。有人品，有技術，人生才夠飽滿，群體才能「健康」。

災難襲過之後



趙鵬飛

見過真的災難現場，就一點也不喜歡看災難片，說到底還是不願意以旁觀者的身份、以批判者的立場，去觀摩一場對人性的評判。求生本來就是動物的本能，超越人性的道德約束可以追求，卻不能強求。被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選定代表韓國角逐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的影片《烏托邦浩劫》，最近在香港上映。準時入場，一坐下來，熒幕上整座城市因為地震幾乎坍塌殆盡，唯一一棟住宅大廈完好無損地矗立在那裏，我居然立刻想從電影院逃離，因為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中，大概率是要硬著頭皮去看一齣人性善惡不斷被放大、被扭曲、被狠狠抽打的場面。

不出預料，電影裏倖存下來的住宅大廈「皇宮公寓」，成為倖存業主災後的烏托邦，也成為倖存非業主們可望而不可及的傷心地。寒冷冬季，無人救援，尋找避寒取暖的安全處所和獲取填補肚子的食物，成為要活下去最頭疼的兩大難題，人性中的各種陰暗藉此開始，不斷被引誘、被激發，被毫無顧忌地充分呈現。與此同時，影片也

想要用一道微弱卻代表人性向善的光，在壓抑荒誕的氣氛裏層層穿刺，但看起來不算很成功。至少對於掙扎在現實中的人而言，從戲院裏走出來那一刻，還是對理想化的結局表達了脫離實際的擔憂。

我曾在災難現場看到兩個瞬間失去一切的人，在外表和社會地位極不匹配的情況下，毫不避諱地住在了一起。他們一邊為愛侶和家人的不幸遇難痛苦不堪，一邊又和新結合的伴侶恩愛纏綿難捨難分。對未知的不安和孤獨的恐懼，對眼前的珍惜和對過往的沉湎，對外在的漠視和對內心需求的權衡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，就可以有資格作出冠冕堂皇的評判。我也曾在災難現場看到一群無家可歸的人，四處領來的泡麵、牛奶、水、餅乾、麵包已經塞滿了逼仄的帳篷，只要看到有人發放物資，他們還是會想盡辦法擠在隊伍的最前面。易地而處，唯有悲憫才能理解一切。

最近，超強颱風和百年一遇的黑雨，連番襲擊香港，大街小巷樹木樹木，多處山泥崩潰傾瀉，全港交通一度幾近癱瘓。出於職業本能，颱風、

黑雨輪番狂虐時，都特地出門去實地看了看。「蘇拉」靠近香港那一晚凌晨，沿着堅尼地城海旁走了半個多鐘，大大小小的被連根拔起的樹木，有十多處，不少粗過碗口的樹枝齊齊折斷，連帶着大半幅樹冠委頓在泥水裏。散亂的殘枝、吹倒的垃圾桶、廣告牌，還有各種不知來自何處的紙皮、泡沫板，布滿街頭巷尾，街燈昏黃，看上去恍若災難現場。但仍然有人穿着雨衣，在海邊不緊不慢地遛着狗，全然沒有將咆哮的風聲當成一回事。

黑雨磅礴之時，順着士美非路的斜坡往下走，奔騰的積水匯集成幾股粗壯的水柱，隔着欄杆噴濺而下，又急又沖，這麼短的時間，雨量竟如此驚人，心下隱憂大事不妙。果然，稍遲便有不少街區遭遇嚴重水浸，多個地點出現災情險情，黃大仙中心北館LG層更慘遭「沒頂之災」。好在獅子山下，風雨同舟。政府部門通宵達旦應急救援，政黨社團、地區組織等各路社會力量也迅速行動起來，救助困難，打通交通，清掃街區，令生活秩序在較短時間內基本恢復正常。